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八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高應龍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八

明 賀復徵 編

論十七

卜論 唐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於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刳而灼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

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夭戮之朊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晦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徼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㲉而决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

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斂者不成則屠犬彘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炯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恙然是亦為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鐘鼓器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享羶腥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墠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畊夫蠶

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答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太玄設卦辯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揚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蓍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守道論　柳宗元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如何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

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毆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

以爵禄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拲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

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

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敝惡者豈不以敝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茍得者豈不以茍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其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

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若義之絶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茍得矣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荅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説勝焉泥於冥

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剌異迅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顔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觧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之云而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

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揫歛防害相需禁苑用光斬材窽堅液礦硎芒義制強禦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族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

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雖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招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

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
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
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
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耶任
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已之窮通
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
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
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

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戸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乎華榱飽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

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然猶莽蒼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埜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于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言之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

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汛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荅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

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
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
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
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故
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
於勢耶答曰天形常圓而色常青周迴可以度得晝夜
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常高而不卑常動而不已非勢
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髙大而不能自還

於畀小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故曰萬物之所以為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常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規矩之形起乎內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

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燄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而幽耶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能逃乎數耶

退身論 李德裕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予嘗感焉自前朝

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税駕之歎張華顧優游而不獲裴頠勸廢賈后華荅以庶可優游卒歳傅亮賛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其身猶有所恨况常人哉其難於退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狡獸閉關以待暴客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幾終身之禍亦

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檝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躭禄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遂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以天高不聞身遠受害近者自三公鎮於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濯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懼殃蓋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如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福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

故范睢得蔡澤退而不辱虞丘得叔孫去而不困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紓亂皆保其節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

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大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

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

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九

明　賀復徵　編

論十八

葬論　宋司馬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

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畆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夀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官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

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

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它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

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它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為世患於 民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

孫奠必以時欲知奠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奠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辨惑論　石介

吾聞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黄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為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為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茍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

也秦始皇之求為仙漢武帝之求為黄金蕭武帝之求為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金不成死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黄金術也

子思論 蘇軾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為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

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

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

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

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極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皆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

之善為論也

韓非論　蘇軾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冦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倡狂浮游之説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

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遊

乎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

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哉

揚雄論 蘇軾

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

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于堅者為轂柔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桷桷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可以為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説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

為性者果泊然而無為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為哉

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矣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修其惡則為惡此其所以為異者惟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之論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

說也不已疎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迹而明之夫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乃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日言性者皆雜乎佛老則是愈之說以為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王衍論　蘇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内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為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

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輙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盖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

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承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謝安叔姪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慾惡禮法之繩其奸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

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然

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歛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僞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禮論　王安石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

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

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聮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馬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馬由是觀之莫不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茍不為

之禮則天下盖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眞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盖未之見也

正友論

唐庚

庾公之斯以朋友之故廢君命而君子不以為私叩輪去金發虛矢以塞責而君子不以為欺鄺況之説其友也其言甚甘而君子不以為險其友為之墮肱隕首覆宗絶祀而君子不以為忍知此二義然後可以言友矣方漢之時呂禄之權為如何其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思慮計議者為如何國家社稷宗廟之勢為如何何而父又刼質其急為如何又安得舍所重以全所輕則以計刼

之也固宜彼子濯孺子之事豈至是耶以區區之鄭固非衛之所以存亡而區區之子濯孺子又非鄭之所以強弱敵去而追之茲又國事之區區者而彎弓於其友則在名義為至重此孟子所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勢也何得以呂祿比之夫莫重於金莫輕於羽此雖三尺之童足以知之至于輕重之中又有輕重焉則非通孟子者不能權之矣孟子之書世未有通之者故漢魏之臣如蘇章于禁之徒皆以得已之事親誅其友猶復殺

然自謂忠於朝廷而世亦莫知其為天下之至惡自是而後一變而相證再變而相告三變而至相詆譏也豈不愈惑哉嗚呼名教之事聖賢談之盡矣忠不深考爾君使已誅其友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餘者可救則救之可贖而贖之無罪者辨之不可則辭於君要之不可以執戈友為不善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其次痛責而力正之不從則去之其小者則忠告之不從則已終不可棄也夫上則善其君下則善其友使

君臣朋友之間無不滿焉者豈非人之所欲哉不幸而至於此則古人所以處之者亦有道矣而論者不察以君臣為公指朋友謂之私何其不思之甚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非孝也是相生法也何名為私乎父子兄弟出於天君臣夫婦朋友出於人而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則五教之中近於君臣者唯朋友為然故欲知人臣之忠者必於朋友焉觀之寧有賊害其友而能忠於所事者乎是物理之必

不然者矣以公心處之何適而非公苟私矣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也寧獨友哉嗟夫教之所自出者三而世胹其一曰師其所以為教者五而抑其一曰友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江晉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十

明 賀復徵 編

論十九

沈約論 明方孝孺

為非常逆理之事者其身雖周旋俛仰於衆人之中而其心常懐慚懅愧於獨居深念之頃方其年壯氣盛猶可以自勝及乎年邁而衰氣餒而病所為之事與所負

之人或見於影響或形於夢寐凛乎在前皆其讎敵此理之自然而豈自外至哉齊侯之彭生吕后之如意司馬子元之賈陵道王淩沈約之齊和帝皆是物也而是物者非果能為禍祟也穿窬之盜多夢牢獄巫覡之流多覩妖怪彼其心之所慮習之所積有以致之耳齊和帝之天下為梁武帝所奪使其靈則梁武帝當見之矣何為而但斷沈約之舌哉國家之勢已歸於梁假若沈約不言其能止乎不禍梁武而禍約非齊和帝能禍約

也利其國之亡而責之以圖富貴其心惴惴然未嘗不內愧於天天固有斷其古之理矣君子之學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天與鬼神且不能違之而何夢寐之見乎故心無愧怍視死猶生也將死而覩鬼神異行者多行可愧者也

莊周論　劉玉

莊周自處夫才不才之間周之學縱横之變也求所以自全於衰亂之世為之計曰才者禍之媒也吾且為不

才然山木以不材而全而主人之鴈以不善鳴而烹是不才者有時而窮也於是過為之計曰吾將處夫才不才之間而不知才不才之間亦將有時窮也天下之事變無常而禍福相倚不惟不可計而亦不必計蓋禍福之來天也而處之者人繁霜零野則弱草先萎朔風吹林則危枝易折然培其根則亦安往而不茂斲其榦則亦安往而不摧故君子之於禍福處之以道而不之計焉不求其道而過為之計則狂惑詭亂不知所底若周

之爲是已且周信以爲人之才者必禍不才者必禍而才不才之間必不禍耶此大惑也才者有才之禍不才者有不才之禍才不才者有才不才之禍玉以貴而磨石以賤而琢龜以靈而灼蛇以毒而誅然土壤之易亦苦於耕鋤魚鼈之微亦斃於網罟是將以其才而然耶將以其不才而然耶故禍不禍無所容心才不才無所用智而君子不計焉必將計焉則無寧二者之爲愈矣何以言之逐北之師則才者以先而克敗北之師則不

才者以後而免是果禍乎哉當夫戰不戰之際而用乎才不才之間將以間之則知者不用不知者不足用而知不知之間者用將以餌之則勇者不用不勇者不足用而勇不勇之間者用是果不禍乎哉故觀之天下干莫以利全鉛刀以鈍棄而剉折者率尋常之器梓杞干雲霄萌蘖長風雨而耗於斤斧者率尋常之材葢昔人嘗有挾重貲而浮於海者聮二舟而中處之私爲之計曰吾且相其左右而惟其便之趨然維絶舟解左右固

無恙而是人者溺焉嗚呼計禍福而必處於才不才之間將無與是人類乎故吾以為才者未必禍不才者亦未必禍而才不才之間者未必不禍然君子則不之計而惟道之從當可用則才不可不勉孔明之鞠躬盡瘁是也當不可用則雖才不用蘧伯玉之卷而懷之是也審於義安於命又何必拘拘翦翦以處夫才不才之間也哉

得失論 董承敘

太谷子曰老子曰少則得得者少之寶也少者得之招也得而後失故得非得也失而後得故失非失也犧牛之尊溝中之斷同材而異託其失性均也扶桑之木櫟社之樹同植而異尚其得天年均也故有天得有人得得天之得者得得人之得者弗得得之而得故有弗失也得之而弗得故有弗得也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孔子曰吾之於道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得豈易言哉臧挾筴

讀書而羊亡得浮於失也穀博簺而羊亦亡失浮於得也鳧脛之續則悲所欲甚於得也鶴脛之斷則憂所惡甚於失也故虎狼之入檻不可以為得也馬之入於胡不可以為失也求燕石而寶之得眩之也見破釜而失聲失蔽之也庸詎知夫失之為得也得之為失也而亦不必得不必失也而亦未嘗不得未嘗不失也故深藏若虛良賈也盛德若愚君子也今有一人焉其得也若附贅縣疣其失也若決疣潰癰又有一人焉其得也若

獲拱璧其失也若觧肢體是皆以得失為患者也夫惟至人得之而有弗得失之而有弗失珠玉之在囊也鳩鶵之在籠也一也盜之胠篋也毛之脱𣯭也一也故得魚而忘筌得兎而忘蹄得意而忘言是遺得失者也故足乎已則物不能役裕乎道則事不能累充乎内則外不能遷故不知得亦不知失故常得故常失

節論　張靈

凡論節於家以妻國天下以臣通今古也余竊謂二地

也道均而力殊效齊而功差天君也夫也地臣也妻也
亘古地不得違天則臣不得違君妻不得違夫茲不謂
道均耶有守則不得私避有歸則不得獨已此臣也與
荒部冷寢貞濫人鮮别生死物莫恤者異矣茲不謂力
殊耶節於國國可再造節於家家可重興茲不謂效齊
耶有輔則易成有激則易烈有著則易傳幽陰之地無
輔也無激也無著也當其時勢且與凡夫勤家者倍蓰
也茲不謂功差耶以是較之則妻節之難之重於臣不

亦然哉王節婦之節灼灼令得考壽子孫厚終諸文章先生以銘表贊述者多矣敢反覆其事而申玆論

讓名論　汪道昆

伯子問京兆尹曰新安保界山谷其人褊心仕於四方輙齟齬公所至遇合未嘗失人亦遵何德也公曰僕亦猶夫鄉人也惡能事人君直以禮讓事之耳今之同國而治者非四海九州之士乎哉誠得長者與俱宜無不可使不皆長者吾以不肖之心應之彼將求多矣夫以

聲利博者勢不能兩雄不雄則雌雄則受忌此兩者皆禍也吾務折節為讓唯彼所先注名注利則歸之利無用博也客曰讓利則閒命矣耕者恥無穫士恥無名名何讓焉公曰讓名急矣人情茍不趣利則趣名趣利如蠅趣名如虎彼且眈眈而欲之往則逢怒難與相持矣且瑕疵人所時有也彼齋壁而覓吾以其不足者窮之憾也瑕疵掩矣彼之覓且倍而吾出堅白者以震之憾也二憾釋矣方以彼為得我而以德色居之憾未已也

釋此三者其有忮心者幾希故讓名則名完無人損矣譬之耦而爭道則蹶一人後已而先人則俱濟終身讓路不枉百步此知化之言也伯子退語客曰吾觀鮑公溫溫者也今聞其裏言矣夫禹功蓋天下帝兢兢然猶以不伐命之讓矣不伐則莫與爭矣讓不亦宜乎

貞女論 歸有光

女未嫁人而或為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

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
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
主之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
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為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
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
牢合巹而後為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
命女不自往也猶為奔而已女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
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非禮

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附於皇姑

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葢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厲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厲世必是而後可以厲世也乎

豪傑論　李贄

人猶水也豪傑猶巨魚也欲求巨魚必須異水欲求豪傑必須異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潔也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飲食非不切切於人若不可缺以旦夕也然持任公之釣者則未嘗井焉之矣何也以井不生魚也欲求三寸之魚亦了不可得矣今夫海未嘗清潔也未嘗甘旨也然非萬斛之舟不可入非生長於海者不可以履於海蓋能活人亦能殺人能富人亦能貧人

其不可恃之以為安倚之以為常也明矣然而鵾鵬化焉蛟龍藏焉萬寶之都而呑舟之魚所樂而遊遨也彼但一開口而百丈風帆竝流以入曾無所於礙則其腹中固已江漢若矣此其為物豈豫且之所能制網罟之所能牽耶自生自死自去自來水族千億惟有驚怪長太息而已而况人未之見乎余家泉海海邊人為予言有大魚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數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魚背恣意砍割連數十百石是魚猶恬然如故也俄而

潮之復乘之而去矣然此猶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則茲魚亦苦不大也余有友莫姓者往雷海之濵同官滇中親爲我言有大魚如山初視猶以爲雲若霧也中午霧盡收果見一山在海中連亘若太行自東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則是魚也其長又奚啻三千餘里者哉嗟乎豪傑之士亦若此焉爾矣今若索豪士於鄉人皆好之中是猶釣魚於井也胡可得也則其人可謂智者歟何也豪傑之士决非鄉人之所好而鄉人之中

亦決不生豪傑古今聖賢皆豪傑為之非豪傑而能為聖賢自古無之矣今日夜汲汲欲與天下之豪傑共為賢聖而乃索豪傑於鄉人則非但失却豪傑亦且失却聖賢之路矣所謂北轅而南其轍亦又安可得也吾見其人決非豪傑亦決非有為聖賢之真志者何也若是真豪傑決無有不識豪傑之人若是真志要為聖賢決無有不知賢聖之路者尚安有坐井釣魚之理也

論中 徐渭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為中者與不習為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不為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為中者未有果能不為中者也此則非直不易也難而難者也何者不為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為中似猶易也而不飲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為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所以自為異者其於

不飲水不異也求爲魚與不求爲魚者異也不求爲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爲魚者而已矣不求爲魚也重曰爲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爲過中衣長人以侏儒是爲不及於中聖人不如此其量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施故曰不爲中黄之異緇也則嘗譬曰尚欲爲魚也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離水而徹

飲者有矣似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清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文士論 徐應雷

夫一世皆意不可一世吾不知誰可一世者一世誰可者哉蓋意不可一世者一世皆然文士爲甚顔介曰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斯小才而氣浮者也彼得意則客氣横溢不得意則怨天尤人得意而無厭則亦怨天尤人故常意

不可一世其志不在高山流水本非伯牙也而謂一世無子期其聽不能察哉哉泱泱本非子期也而謂一世無伯牙才如禰正平必不待孔北海以顯彼非禰正平也而謂一世無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夫世無孔文舉楊德祖何與吾事也甚矣文士之急知已也獨不聞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張仲蔚博學善屬文所處蓬蒿沒人時人莫識惟劉龔知之而已揚子雲草太玄衆人不好也獨桓譚以為絶倫夫以一世之大而並無

劉龔則仲蔚益尊矣並無桓譚則子雲益貴矣彼不求可知而急求人知惟求知愈急而人愈不知此意不可一世之無知己古人抱獨知之契以俟知己于後世揚子雲之草太玄蓋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也師曠之欲調鐘謂後世有知音者也彼急于求知者惡能待後世哉且後世無知音者而師曠之聰無窮也後世無復揚子雲而子雲之玄不朽也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林君復詩就豪輙棄之曰吾且不欲以

詩名一時況後世乎是故雖遯世不見知有以自娛而何以後世爲而又何以一世爲哉且即欲求天下後世之名乎陶隱居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顧惜光景老而彌篤文士知此何敢意不可一世且即無書不讀無一事不知乎宗杲曰讀書少無明少讀書多無明多又曰官小人我小官大人我大則才大者人我尤大然則有大才讀書多而意不可一世者其無明多而人我大邪鴻烈曰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夫

未聞道而博學者猶小學也安得不大迷不能行而多文者猶小慧也安得不大愚然則有博學多文而意不可一世者其大迷大愚耶凡意不可一世者固一世之所不可也而何以不可一世哉是故吾意满可一世而亦意不可一世之意不可一世者也然則文士有以文章蓋一世者則何以視一世曰以文章蓋一世者必不以文章為事不以文章為事者必不以文章意不可一世也南華以世外不可世間靈均以獨清不可一世之

皆濁陶元亮以無慾不可一世之多慾子長太白子瞻以超上不可一世之齪齪數君子皆出世者也其意所不可以維世曾何文章盖世之足云

名士論　徐應雷

所謂名士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盖有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夫伯夷叔齊之與齊景公也一則民到于今稱之一則民無得而稱焉然天下萬世亦莫不知有齊景公者豈可謂伯夷叔齊名士而

齊景公亦名士乎司馬君實之賢也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豈非天下之重名哉然同時公卿大臣其勢力之盛亦能使兒童走卒皆知其名豈可謂皆天下之重名乎博學能文章者或幾與名士齊名而不名名士庸惡詩文偶然流傳人間者不可謂不朽之業推此以類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而名名士者甚鮮也彼徒以科第仕宦為成名以交游徧海内冠盖車馬充其門者為名士何也吾獨有感于古之名名士者袁侍中謂韓康伯

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袁粲每經傳船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夫名下豈有閑人而曰門庭蕭寂曰寂若無聲無乃不知名者也則古之名名士非若今之名名士耶王孝伯言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夫痛飲酒何關於名而常得無事又無乃不知名者也且人知飲酒讀騷之名名士而不知常得無事之名名士甚矣其不達於孝伯之旨之輕重也王太尉問眉子

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夫名下應接勢必終日妄語而何以謂終日妄語非名
士也王濟輕其癡叔湛所食方丈不以及湛湛取菜蔬
對食晩與談易始知之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
濟之罪也夫三十年不能使從子知而何以驟名名士
也崔瞻在御史臺獨食備盡珍羞有御史姓裴者伺瞻
食造之瞻不與交言亦不命匕箸明日裴自携匕箸就
食瞻謂裴曰昔劉毅在京口冐請鵞炙豈謂是邪君定

名士此何以名名士吾以為客自擕匕箸就主人食者名士而主人不命匕箸亦名士也御史自擕匕箸就御史食者名士而癡叔取菜蔬對從子方丈食者亦名士也其傲然不屑一也由此觀之所謂名士者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然則士有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亦可謂名士乎曰不可吾嘗覽故太史陶氏所撰題名記推夫子聞達之旨以論士曰達者為士聞者非士聞猶非士況泯焉無聞者哉吾嘗太息以為名言

今不特在家在邦之閒乃至於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且不名名士而況于五十無聞没世不稱者哉且今人謂五十無聞没世不稱者與草木同腐吾嘗笑之夫草之萋萋木之欣欣令人欣賞恱翫無已彼五十無聞者必不如草之萋萋也没世不稱者必不如木之欣欣也此草木之不如而謂與草木同腐則不可彼其中豈有名士乎然而五十無聞没世不稱者或能使人人皆知其名未有名士而不名者也故一鄉一國皆知其名不名

名士而一鄉一國之名士必有一鄉一國之令名天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天下之名士必有天下絶緎之名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萬世之名士必有萬世無窮之名葢姓名流傳至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者僅知其姓名而已初非令名與絶緎之名無窮之名也惟名士必有令名與絶緎之名無窮之名茍非有令名與絶緎之名無窮之名不名名士而所以名名士又非令名與絶緎之名無窮之名之謂也何以故名士之名非名

譽之名也名即是實不與實對苟有其實斯曰名士猶曰名教名理名言云爾炳若日月之謂名教通乎神明之謂名理至當不易之謂名言超然不凡之謂名士

鄉愿論　徐應雷

聖人之視鄉原何卑而後世之視鄉原何尊也聖人惡鄉原之亂德也名其為賊絶之也然僅一鄉之原人而已乎不已卑乎乃世之論鄉原者穿鑿支離其視鄉原若鬼神之不可測識也若老氏之猶龍也甚者真以為

仁人長者甚者目之曰神姦曰大慝皆尊鄉原者也非
絶鄉原者也是故昔人誤以鄉原為有德今人又誤以
盛德為鄉原夫盛德之至者天下之望也道大天下莫
容而能容天下天下疑勢尊天下蔑以加乃竟蔑所加
于天下而天下憚天下疑且憚盛德而徒以鄉原之似
盛德也亦疑且憚鄉原于是以擬議盛德者擬議鄉原
以為仁人長者以為猶龍以為鬼神不已尊乎然則鄉
原有稱于天下曰盛德者乎盛德負天下萬世之重望

者抑亦有一鄉之原人乎噫盛德不若是之贗而鄉原不若是之深也夫所謂一鄉之原人者固碌碌庸人也而孔子以為德之賊者蓋猶色厲内荏之徒穿窬之盗也未必竊國亂天下之大盗也今論者曰鄉原具聖人之局面似聖人而太逼真聖人矜細行鄉原亦矜細行聖人慎其獨鄉原亦慎其獨聖人無間然鄉原更無間然直其心術之微渾是欺世盗名世人莫得而窺焉苟非聖人之大智無以燭其神奸詰其大慝噫此誅心之

論精矣然自古及今鄉原有如此者何人也謂鄉原太逼真聖人是從古無鄉原也果鄉原廣庭暗室舉動纖悉無非聖人也者而能匿其不良不肖之心沒世而人莫窺焉此天下必無之理何者方寸之地人神之所共瞰也今以鄉原為神奸大慝亂聖人之真是猶謂綠林曰新莽室謂黃巾曰魏王操是亦尊之云爾則奈何不置之絕之吾以為論鄉原者正不必深求之也夫孔子惡莠恐其亂苗也而莠之不能亂苗不待神農后稷而

辨已惡鄭聲恐其亂樂也而鄭聲之不能亂雅樂不待
師曠而辨已惡紫恐其亂朱也而紫之不能亂朱不待
離婁而辨已由是觀之佞之不能亂義利口之不能亂
信鄉原之不能亂德亦不待堯舜孔孟而辨已故論鄉
原者正不必探其心術也直視其出處進退辭受取與
至粗至淺之迹而已何者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誅心之
論若畫神鬼之可以欺人雖巫覡可欺也而况不信鬼
神者乎直據其出處進退辭受取與至粗至淺之迹若

畫狗馬之不可以欺人雖童子不可欺也而況屠與騶乎故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悉當者聖人也大賢也中行也非鄉原也當出而深處當進而勇退當受而固辭當取而不取非狂即狷也非鄉原也義必不可出而出必不可進而進必不可受而受必不可取而取此至無恥也非鄉原也以不出出以難進進以不受受以不取取此大奸慝也非鄉原也孟子曰閹然媚于世者是鄉原也鄉原直媚世而已義必不可出必不可進而舉世

皆出皆進則鄉原有出而無處有進而無退義必不可受必不可取而舉世皆受皆取則鄉原有受而不知辭有取而不知與若果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悉當則必矯世而違衆是犯世人之所甚疾也而何以媚世且果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悉當終其身無敗闕焉則固大有造於世敎也而何以曰德之賊若曰其迹雖是其心不然吾誅其心焉曰此德之賊也以按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悉當者之罪是趙禹之深文酷也简雍之擬淫

戲也豈聖人所以衛道乎然而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不當則何以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夫不曰居之以忠信而曰似忠信則不忠信也不曰行之以廉潔而曰似廉潔則不廉潔也不忠信不廉潔則固已非之可舉刺之可刺矣而曰非之無舉刺之無刺此謂庸人視鄉原也非聖人視鄉原也聖人視鄉原種種可非可刺不忠信不廉潔就中黠者是欺世盜名者也欺世者必有所利于世也茍無所利于世則無以欺世為也盜名者必

有所利于名也苟無所利于名則無以盜名爲也苟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適當則何所利于欺世何所利于盜名而黠者乃沾沾欺世盜名爲哉雖然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不當是敗名喪檢也初不似德既不似德亦不亂德而又何以曰德之賊也曰惟其衆皆悅之也衆烏乎知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當不當也衆烏乎知敗名喪檢之似德也悅之則見德憚之則不見德狂者高明峻而不可即狷者耿介堅而不可入衆皆憚之狂者

峻以肆妄人託焉似焉而非也狷者堅而隘腐儒託焉似焉而非也中行之士視狂加峻而即之也温視狷倍堅而入之也無苦賢者恍之衆憚之半恍之半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于是鄉原託焉似焉而非也鄉原慈于妄人黠于腐儒不倏人即之而常即人也不倏人入之而欲入人也無論同流合汙滔滔靡靡葢有巖巖居鄉而非標準也有侃侃立朝而非氣節也其大節本無以異于庸衆人天下多庸衆人而聖人不世出聖人所非而

衆莫非之也聖人所刺而衆莫剌之也見以為不露圭角與物無競皆以為中道皆以為厚德衆皆恱之衆皆效之盖鄉原之託于中行較妄人之託于狂鄙儒之託于狷甚焉豈不至於亂德也哉豈非德之賊也哉而吾不謂之大盜者何也莠之似苗也始生也不與苗並秀並實紫之亂朱也望之也即之不孔揚不以為公子裳鄉原之亂德一時之眩惑也其是非真贗不久自定將欺世乎世必不可欺將盜名乎名必不可盜吾謂大盜

可以竊國亂天下而鄉原終不能亂德鄉原可以爲竊國亂天下之大盗而必不能爲亂德之大盗豈惟鄉原哉世有神姦世有大慝吾直視其出處進退辭受取與與至粗至淺之迹而已彼惡能自匿然則天下無亂德之大盗也吾故曰論鄉原者正不必深求之也于是閔之者或曰徐子之寛也淺之乎其論鄉原也鄉原得以臧等或曰徐子之𣪠也惟淺之乎其論鄉原也鄉原于何遁情哉

毀論　黄汝亨

古之擅道術者未有不得名者也得名者未有不得毀者也名與毀世之所立也擅道術者不與也佛氏而聖者名之曰寂滅而天下以為無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道也老氏而聖者名之曰清淨而天下以為翕張取予之間有陰謀在也吾儒出而名之曰中正而道德仁義禮樂立焉然而曰黨曰諂曰佞當孔子之身已不能免矣蓋莊氏之言曰名者實之賓也余則曰毀者名

之仇也賔者外之也無心而至者也仇則有心敵之者也無實故無名無毀名之曰庸人辱莫甚焉立乎無名無毀之間聖人目之曰鄉愿鄉愿德之賊也庸則委之賊則亂之使天下莫得而聽覩以趨于亡則聖人復生焉而名立世復有甘心者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十

之時豈無傑材異稟克就勛勣者乎法今環視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為閥閱以勾校朱墨為詳練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為有智能斬一黥卒遽自負為有勇其懷利尚同毀傷善路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内外陛下欲倚賴此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拔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

前代本縁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為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不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内治粢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網踈漏有驕横不臣之敵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為寧有外虞而無使内變諉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

為叛命而坐視金人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算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為藩鎮范宗尹嘗割邊面為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揺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為兵不以兵為民

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飢寒之色是以兵為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羣校貴將廩禄無算外虛州縣内困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乏財為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

元帝即位多行寛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敎者興平之粱

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戹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横奔皇路險傾方將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

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茍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吕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崇厚論 朱穆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薄于此乎故夫天不

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龎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絶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恵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

子儒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能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戹而不存故田蚡以

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賑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及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希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

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棱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後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五等諸侯論　晉陸機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黄唐郡縣之治創於秦

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

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内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頼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䄂四體辭難而

心膂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析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

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德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

不競有自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震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闕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並於東帝是蓋過正之

宊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鞞震於閫宇鋒鏑流於絳闕然

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于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于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冠雖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

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刼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茍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

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

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徙戎論　江統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絶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

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彊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强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

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

陸渾趙武戎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併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狄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

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為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滅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内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

盡小有隙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忲終于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割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于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人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

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謡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
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
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
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生其心
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輙為横逆而居封
域之内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
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
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

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

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灾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欵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從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戎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

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累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迫其死亡散流離逷末鴆與關中之人户皆為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

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憂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

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衆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内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黄巾賊起發調其

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内叛連結外寇近者郝散之變發於轂遠今五部之衆户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

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户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成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狄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肉刑論　袁宏

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懸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以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不已不能充其嗜慾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饜無以愜其慾則姦偽忿怒之所生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

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于刑辟故刑之所制在

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

權論 張載

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

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修二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舂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漸鴻不韜於鞘是以駑蹇望風而退頑鋭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鬻章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嘆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

萬户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辨無所展其説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荆山隨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繫霜縶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韝下也白猨玄豹藏於靈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孱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盍聶政與荆卿爭勇非强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餓夫庸隸

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顔孟之術抱伊管之畧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爲功無事之時難爲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況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爲枉伏莫不飾小辨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雋傑卓躒倜

儻之徒直將伏死嶔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於軒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利家之積此沭猴而冠耳尚馬足道哉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十一